光啟堂文集

光啓堂文集

龍眠方孝標著

重修杭州正氣樓記

杭州錢塘門東三里有寺、惠勤講院之故址也、以歐陽子之六一泉在焉、故名東偏舊有樓、背保俶山面南屏吳山、俯其左蘇堤、縈其右勝地也、後圮、有常熟陳公者樂而新之、取錢考功之句顏曰數峯閣、于是遊者日酒食其上、而寺僧厭苦之、盡闢壯繆侯像以重之、會寓公某有感于有明三朝死難之諸賢、欲祀之無其地、乃奉

壯繆像于別室而即其閣以祀分三室中列永樂朝死遜國之諸賢若干位右則天啓朝死璫禍之諸賢若干位左則崇禎朝死闖賊難之諸賢若干位以配之而榜其楹曰累朝正氣因更名正氣樓歲久又將圮文學某惕然憂之曰正氣樓可圮歟鳩工又新之屬記于余嗚呼治亂者古今之大運忠義者人心之常經然非上之人有以教之則其理不明非有以養之則其氣不充非有以表章而聳動之則其道不立是以雍齒仇也而漢高帝封之韓通逆命也而宋太祖葬之以至福壽余闕

抗師者也而明太祖諡之祠之我章皇帝御極之八年亦詔禮臣褒明季死難之臣豈非謂三代以前學校興禮樂備人皆知忠義之安且樂而不忠義之危且苦于是忠義者多自秦以後學校或興或不興禮樂或備或不備人見不忠義者之多安且樂而忠義者之或危且苦于是忠義者疑而不忠義者反信書曰于汝極錫汝保極保之者下之事也錫之者上之事也是以如是其汲汲也然吾嘗反復于有明之盛衰而不能無疑于其始終之際金川之役以義論之臣逼君以系屬之子

繼父死之者固忠從之者亦未爲大不義而諸君子并伏鼎鑊受誅夷不則困頓山谿老死道路而不恤如齊黃方景補鍋雪菴表表者矣其他以株連羅織而死之者不知凡幾雖經汩淵者不知凡幾山陬海澨雖仗義凜凜而當世不敢言者又不知凡幾即如先五世祖伯通公諱法中洪武巳卯鄉試實出正學先生之門時明太祖雅重正學謂所取必皆材不待禮部試輒官之而吾祖得四川斷事後靖難詔至蜀吾祖麻衣往哭有司逮之毅然乘舟順流下謂其僕曰我皖人也望見皖之

山告我舟近安慶望見龍眠山峯吾祖北向再拜曰期無負吾君吾師而已踊身沉江死祖妣鄭氏亦從之死當時莫敢言迨吾祖父冲含公萬曆間爲御史疏聞之始祀表忠觀由此觀之其未遇子孫之賢而湮沒者又不知凡幾嗚呼可謂多矣及其後也渤海之反在廷多懷二心土木之難殉者寥寥至死璫禍者亦前有六人後有七人而已甲申之變雖從容就義者有之闔門自焚者有之然可數也或其時尚有求死而未殊者尚有城亾師敗而死無聞者然而較之遜國什之一二矣何

始之多終之少歟特爲之歟抑亦太祖之于隔代褒之

唯恐不足而成祖之于當世誅之惟恐有餘歟雖然人

心無異也前賢此心後賢此心也前賢之心因太祖之

所不能增而後賢之心亦成祖之所不能損也即今陳

迹已往而過此樓者必肅然敬慨然慕此敬之慕之之

心即諸賢死之之心充諸賢死之之心豈異後世之敬

慕而後世欲聳動其敬之慕之之心必有賴于諸賢也

然則斯樓雖微而有禆世教豈曰小哉敢書壁以存其

功

建寧府重修朱文公祠碑記

建寧司理姚君經三佐其守治郡之明年化洽政理廢墜修飾爰考徽國文公朱子祠之故址而新之門垣堂廡齋講庖湢莫不嚴具而于麗牲之碑禮有記猶闕焉康熙六年余來遊此而姚君以其文命余且曰吾以予讀朱子之書而嘗有得于其道者也朱子其先徽人也而實產于建建故有祠後燬于兵督學陸君咸一謀所以新之而屬其事于吾吾與同官諸君子割廩祿以圖其成凡材甓工役皆無與民而民勸焉成之日率鄉之

卿大夫博士弟子瞻拜致享翼翼莘莘觀者或歎以爲數十年所未有吾恐後之人或未知朱子之何以祠與何以修祠之意而不加之葺故欲子之告之也余曰美哉諸君其知政乎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盍釋奠釋菜皆古禮也隋唐之際詔州縣立學釋奠之禮遂著爲令而釋菜無聞焉古者士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必釋菜以禮其先師然則釋奠之禮祭先聖者也釋菜之禮祭先師者也先師者苟其國之無焉則必合于鄰國而祭之則其國之所有者可知已慨自孔孟之道

絶至周濂溪氏出而復傳當時見知者則有二程子張
子後之聞知者則有朱子然則江州之于濂溪伊洛之
于二程關中之于横渠建之于朱子皆所謂先師者非
歟此四地者即使其向無四子之祠且必訪求肇舉之
況故有之而忍令其蕪茀不治也哉然而世降道微嘗
見學校之修正祀之舉人多趦趄顧望而于浮屠老子
之宫輙倒廩傾囷惟恐弗及夫豈盡風俗之衰歟抑上
之人無以倡之而大道之不明于天下也且夫朱子之
有功于建又非三子之于其地者比何也建固百越文

身之地也自漢武帝時始通于上國至唐常袞刺是邦乃教以詩書禮樂之事而俗僻遠猶未齒中原之文獻宋南渡後篤生朱子倡教東南于是前此之若胡若劉若游若李後此之若蔡若黄若真若董開承相濟極盛一時而建之聲名文物始歸然爲百世望然則建之人思朱子功而所以報其德者宜何如謹而一祠之修頺必有待于今日此姚君之所以亟爲倡而又命余以記也嗟乎王假有廟易之所以萃人心也景行行止詩之所以覜民則也朱子之功德豈以一祠之興廢爲重輕

然而祠之足以重輕乎建者固不繫乎朱子也後之人其必讀朱子之書而有爲于建者不心是也夫余知其不然也敢拜手而爲之銘銘曰

於皇聖道　孟絕周續　關雒既興　天人來告

狎王光岳　彝倫榛莽　爰生哲人　木鐸振響

世系新安　從考于尉　鍾靈建州　足方豐沛

日民不典　由經弗正　集注用彰　根源性命

圖書分傳　象數理氣　融而合之　啓蒙本義

乃叙風詩　表正黜邪　禮雖未備　用式于家

序律呂書。老友同功。寃討周書。責在九峯。
綜目義例。原本春秋。旁逮騷雅。吟嘯風流。
經法既定。迺闢異端。佛老波漫。廓如更難。
當時景從。後代仰止。乃不勝譏。僞學是詆。
元明尊儒。力闡幽光。空言實事。洙泗同行。
嘗見天都。崇修闕里。云何建人。未遵典禮。
宜倣孔廟。牢醴价賓。侑立四配。劉蔡黃眞。
百爾敬共。曷請宗伯。下之爵官。視民有則。
故祠用修。躬逢何幸。永矢萬年。觀成有慶。

建寧縣聯雲橋記

建寧縣治在蕤山中而郭枕大溪有橋二一在縣東南隅曰鎮安橋一在北之隅曰聯雲橋亂後皆廢壞袁子立仲來爲令始新之于康熙癸卯之冬鎮安橋落成而聯雲橋力未遑及今始告畢事余適在其地成之日袁子率其鄉之士大夫及博士弟子里胥鄉老相與酌酒橋上以予賓也召而蒞其會酒酣諸公偕起爲壽曰斯二橋之新也雖有遲速而成功無異若茲橋則尤難何也昔綏之民雖困猶可支近則海屬披猖山盜竊發軍

輿騷驛雖良有司日焦心蹙額爲斯民請命而天高綱
咨呼搶莫聞數年來亦少康然而供億之繁輸將之苦
有惟日不足者矣是雖民之田疇家室或不遑將況其
他乎乃茲橋之成一倡衆和不數時而石梁孔堅飛翬
有翼豈非侯率之有其法而勸之有其方歟公曷紀之
余曰予非綏之人其何能紀綏之事雖然有幸焉非獨
幸綏之得侯幸侯之治綏也亦非獨幸侯之治綏幸人
心之猶古而先王之政之可行于今日也何則言之民
雖至愚而伺上意則至神上意無他公私而已公私之

辨維巳與民使其爲巳公亦私也使其爲民私亦公也知其爲公則雖匱乏之餘而加以繁難重大之舉亦不知其何以成而成苟知其爲私則雖豊亨富有之日試以小事亦必怨讟朋興也昔孟子論子產之乘輿濟人曰惠而不知爲政夫子產豈不知政者哉其心特出于惠耳惠者欲民之德巳也夫出于惠之心以爲政不特乘輿爲不知政即成徒杠成輿梁亦未爲知政出于政之心以爲惠即不成徒杠輿梁或成徒杠輿梁而不以周之十一月十二月亦不失其知政故曰君子平其政

乎其政者乎其心也是役也使姑息其難而因循焉是子產之惠也不顧其難而並舉焉是先王之政也先王雖遠政在人心故一事有一事先王之政一念有一念先王之政于一事而能行先王此一事即在三代以上于一念而能行先王此一念即在羲皇以前吾觀袁子治綏視綏之人如家人骨肉視綏之事如飲食起居庶幾乎一事一念之能行先王者一事一念之能行先王而即報以先王之效人心亦何異古哉余竊惟今之爲政者不咎其政之未善而唯怨百姓之難治不平其爲

政之心而惟嘆古今之不同時曷不引孟子之言以觀之也至于茲橋之始于天順八年初名萬達以其與靑雲嶺接而易其名曰聯雲者在萬曆之四十一年知縣岳公生亮也圮而修之者天啓三年知縣王公都也燬之者山寇之斷我師也今經始于某年某月斷手于某年某月長廣若干功費若干自有書者余故不具惟具論其所幸者以應諸君之命更爲之銘曰

陂澤川梁　周制維謹　单子過陳　知其不稔

毋謂時艱　周道所由　毋謂民勞　百年孔遒

綏在閫服　土衍風淳　飛虹駕川　制本前人
盜賊悄主　致爲民病　丁亥迄今　褰裳者困
侯曰修之　民曰從令　財不用徵　役匪戶應
不日功成　塗歌道詠　創始雖艱　守成益難
後來之人　其圖卽安　增之完之　于今有覩

賴先齋記

余寓于楊靜山先生之西園者、八年於茲矣、旣有堂室、以安妻子、又于其東偏屋三楹、深丈餘、廣倍之、窗櫺疏㸔、甓砌爽塏、有堂可爲賓客地、東西二室、余嘗于其中架書數百卷、置翰墨鼎彝、以爲燕私之所、階濶二尺、長與屋等、有石纍爲山、嵌萃可愛、隙種佳花卉草、每冬夏輒馥郁蒙密、地雖隘而窅然深邃、可以娛耳目而資詠歌、去則扃來輒居之、因名曰賴先齋。夫賴之爲言藉也。余嘗考古之君子、自樹立以聲聞當世者、不幸得罪于

時或竄謫遐荒或放浪湖海所至輒騈肩累迹掃室攜壺丐其筆蹟冀其稱揚唯恐其足跡之不至而間所遊涉則識之圖之千百年後過者猶憑弔欷噓以爲某遊此某居此至以其姓氏爲江山郡縣之名是固何所藉賴以爲苟安哉然余又嘗聞古之稱人善者必稱其父兄君子以爲厚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蓋言子孫皆祖父之詒不可不勉厥德以繼先也當余投荒之時捧司寇尺一籍浩然登車曾暇復顧妻子尾瑣南還流離道路雖至親知亦掉臂若行陌甚者視若疫癘水火之

不可嚮邇而靜山先生招之江上虎館以迎蝎廩以贍教吾子勅吾僮僕如是者三年迨予生歸又五年意未嘗少衰今靜山先生雖捐賓客而令子陶雲九皐猶能體先人之志不以余之老且懸不能歸爲鄙棄而一如靜山之所以待余者夫豈余之自樹立足以感之哉蓋余與陶雲昆弟之交靜山之交也余與靜山之交先大夫之交也使非先大夫之德足以感靜山則靜山待余者豈如是其厚使非靜山之德足以庇陶雲昆弟則陶雲昆弟所以待其先人之友者又豈能如其先人然則

余與陶雲昆弟之全是交也皆賴先人之德也此余之所以名其齋也余友李研齋好爲大書將乞以題其楹懼不知余之所以者故具云

春遊東園記

東園者毘陵楊靜山先生隱地也余遭難後先生館余妻子于園者三年余還居此者又五年然余以工作倉皇瓶罍竭蹷奔走稱貸不遑寧處老親寓維揚心牽定省故五年之中率往來過門一問妻子飢寒而去而其實居此者不過數十日耳而又時多秋冬未盡茲園之勝也今春來逢其公子陶雲初爲修治且春寒水涸雖登危閣蔭長松撫怪石而草木無暢遂之容池沼鮮渟涵之色惟相與酌酒論文于蒼苔古砌老樹深篁之間

而已竊聞毘陵人昔或見先生有茲園而不治者以爲譏余謂不然夫有園而不治誠可譏然使其馳騁于聲華勢利之塲晝驕夜乞而不知有林泉之樂是可譏也不則握筭持籌朘削蠹孽朝營營于金粟之生死貨法之通塞迄暮迫夜而靡寧是可譏也若先生者少事理學長掇巍科車乘之招累及門不起家本貧而族之婚嫁喪葬于是乎歸里之癠殘凍餒于是乎待遠近知交之患難兊抑流離困苦于是乎周卹毘陵東南之衝四方賢士大夫至未嘗不開樽解榻相與留連其間然則

先生之不治茲園者可敬也未可譏也即令公子孝友于家三年不改若先生之未亾也者是先生內治其身外治其鄉後治其子孫而其子孫復能治先人之事所治大矣園云乎哉獨余之數遊茲園也數易其景爲可慨已壬寅秋余稅駕適吳夫人初殁往哭之而先生與公子反破涕爲余慶癸卯之冬先生憫余勞且苦齋衣劇金爲贈于其別也餞之于園甲辰歲杪先生雖病而猶攜酒坐余閣上相與言塞外之山川風土數年之人情變幻爲長書且約先大夫次年至止于此而次年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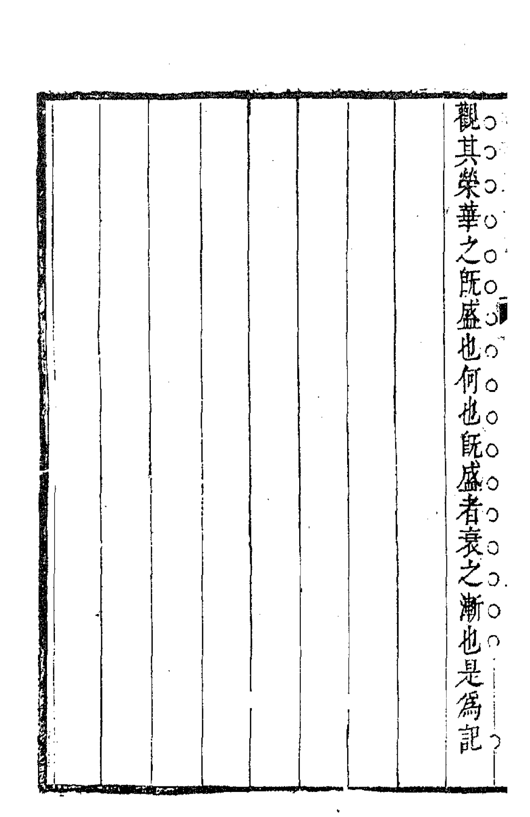
月余遂來哭先生于庭矣其時公子在苫塊余獨遊茲園山陽之悼滿目淒其今年先生將服闋而先大夫又捐蕣孤獨何心哉韓昌黎之銘馬少監也三至其家而三易憂樂以爲不幸然則余于茲園亦何不幸哉别此六年間草木之蘗者抱蔄者叢池沼之深者枯淺者潴亭榭山石之崔如者或偃如頹如者或翼如時不爲不久而余猶汲汲不能歸治其荒山廢圃以爲菟丘之營園不且將笑人乎是爲之記

嘉樹園海棠花記

毘陵古揚州地厥土惟塗泥宜草木故大族厚聚之家率多園林花木之勝而特著者則嘉樹園之桂花海棠花爲尤奇壬寅秋余曾偕友人攜酒坐其桂花下竟日今年春聞海棠盛開往觀之園古邃多徑屢折始至其最深處望之有樓翼然海棠在其前而戶扃不可入問之蓋主人之母所令也又聞主人少孤母才且健操切以守其家冬則拉園之枯株朽籜以給薪夏市其樹筍花實以爲利春秋蒔蔬刈麥蓋不以園爲遊觀之地而

以為生息之資扃之者防攀折也必使人通謁道姓名稟鑰而後得至花下花三株一株在東一榦五支菁葱可愛高七八丈陰可二三畝二株在西差小而並植則陰倍之登樓憑闌花光適半如坐錦繡茵如行瑪瑙山上風來拂拂又如數萬十七八女郎作蓮花旋舞憶余生平見海棠盛處唯嘉禾某氏園與都門韋公祠耳某氏園凡七株亦叢密嫵媚而小不及此花之古而大韋公祠有其大古倍之而苦攀折不及此花之厚而藏然余於此又有感焉夫嘉樹園者故翰林學士吳復菴先

生之遺構也學士生隆萬盛年爲貴官以文章諫諍聞海內兄弟子姪多占甲科歸老處優富冠江左一時置園林凡七八處遺其子孫茲則其庶孫所授也孫爲妾出即所謂主人之母者也尚想當時春陽既浮園花競秀學士坐此花下都騶從操圓方賓客滿前聲伎擁後歌安世房中之章奏馬上清游之曲意氣豈不偉哉乃今未百年子孫猶賢且貴而所遺多轉鬻他姓不能守惟此園存存又以一婦人力盛衰之理可不爲富貴者戒歟然則觀此花者抑觀其葉之將苗苞之初舒勿茀



觀其榮華之既盛也何也既盛者衰之漸也是爲記

遊淨慈菴記

淨慈菴一名放生池在開元寺對岸余將往遊之而先渡水南至光孝寺光孝與開元皆建自唐殿庭閎邃象設嚴古而不見僧僧寮實翼翼兩廡或云中甚精潔而客鮮得窺門外有榕樹大七圍高數仞陰蔽一畝時暑甚解帶籍其下久之起步村市中二里許聞南教寺有蓮花盛開尋之而寺已廢亦不知花所在矣有流鶯出于樹仰見蒼松翠蔓掩映紺宇間則開元寺也有僧與同遊者舊揖入其居過伽藍殿威儀恐人問其神曰呂

蒙也按蒙吳人何祀于此僧曰世傳光孝寺伽藍乃漢壽侯每陰雨夜猶聞爭戰聲甚怒余曰荒哉然亦可爲奇談者資也僧能出藏酒醉客余不嗜飲聞有漳州人楊處士者善瀹茗今爲僧居萊菴距此近陟層阜就而啜之日將晡矣下刺舟過淨慈菴菴新創也面鉄獅峯方丈特高出佛殿後俯大溪僧一拙王之武曰今夜月必佳曷乘舟納晚涼足快少焉天忽陰雲擁月不得上未幾徘徊上而座有客已先放舟踞中流大石上矣亟從之月忽皎水光上下如琉璃屏石激湍流鳴聲如環

珮余曰樂哉斯游不易拙曰自有斯石乃有斯游座閒客各言奇怪事無序或云於滇南曾見一大理石屏紋作三顧草廬圖鬚眉畢具余曰異哉雖然石之生自開闢然矣三顧事在季漢豈開闢時即預知之而石生紋以肖之耶抑此石漢以後生耶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曰天下事豈可臆度安知我輩今夕之遊世無有圖之者而異日不生石中紋耶皆大笑還宿菴中質明别去時康熙六年夏六月某日同遊者李磊英錢飲光江在湄楊赤城兒子雲施也

遊歸宗岩記

余客建凡三月而不得至武夷客有言歸宗岩者遂以七月初吉同陳子二如江子在湄姚子堯元暨兒子雲施出城東門沿溪行三十里到宜均溪口東折又二三里得山徑細且高盤折與大壑並壑中石廉利如刀劍水瀧瀧齒作聲而蟪蛄鳴葉上相和閒數里突然兩石屹立塞道左不得前而有罅可僂身入銘曰仙靈窟宅盍謂入此而非人閒世也又忽有物若奇鬼森然來搏人視之亦巨石也亦有銘曰補天遺品其謂自天而墜

者耶山半有亭憇焉更數折入山門有屋數十楹弊矣南詢者王僧也問其勝曰攬秀亭最高誌所謂香臺也登之見遠水貫南山直下縈邮疇而忽有聲從北起隳櫟雲間或曰鶴也回顧無之惟見陰崖千仞削立欲崩泉流其巔觸石忽散碎如飛珠如噴雪又有二山俯其前詢曰此落珠岩與香爐峯也又指其西岡之半有洞曰天風洞夏吹氣甚涼雖暑不敢逼而冬溫然如蒸氽曰此羣山之氣鬱而得竅以宣者也陰陽伏故寒暑異東抵石壁有柚大如斗累累綴枝上下蔭野花爛熳照

夕陽如布錦欲皆往遊之而日入暝鐘動矣宿法堂夜聞鐘板噭念佛聲徹牀榻不能寐寐旋覺亟被衣起而往尋諸勝焉天風洞出自穴口盈丈地無纖埃上之得一岩亦有瀑或曰此落珠岩耶余曰非也更上有大岩阯夷曠可坐臥而細雨濕衣不見仰之落珠也壁有銘曰揚珠以其幽而揚之耶少東有摩崖字若餘幾不辨細捫之乃江陰觀音寺所刻之異僧心經也香鑪峯甚高或傈傈余先登諸子繼登江子曰昨望岩甚險而今夷曠昨望峯甚卑而今峻絕何也余曰天下事外望以

為得而深造乃知其非者獨崖與峯乎哉是夕天欲雨少焉霽月上諸子相與侈山水之奇而喟棟宇之弊陳子曰吾聞此寺宋咸淳二年建後燬明弘治間修之而今衰衰復盛亦理也奈民力之絀何因詠杜少陵山寺詩曰安得有咄嗟檀施開如章留後者乎詰旦言别二僧送之言于道曰有祖師洞瞰亂石中薈朿有僧行乞于此一猿一犬引之來而寺始建稍下尋得之復上又一石紫瑩如璞有嘉靖間人銘之曰紫雲堆皆來所未見也或曰歸宗岩何又名小武夷余曰或昔亦有客建

不得至武夷如我輩者而寄其志以名之耶雖然山水
雖幽窮之亦累古諺云身到勿放過又何大小哉茲遊
也往以騎返以舟凡三日諸子各有詩兒施有賦余爲
之記蓋旣以表歸宗之盛而亦以慰後遊者之志也夫

遊武夷山記

武夷山在崇安縣南三十里仙經云第十六洞天彭祖二子所居也祀起於漢故至今有漢祀臺唐宋皆有封簡猶存萬年宮中余慕其勝久矣寓芝山客有以其山水圖贈余者樂之而適有山中人李子來顧曰未也武夷不可圖也武夷方廣不過十數里而水自星邨來貫其中爲九曲左右峰巖夾峙不可勝紀亦不可分隸然約計之有表焉有附焉如一曲以大王峰爲表而幔亭北斗馬頭擲骨諸峰巖皆其附也二曲以玉女峰爲表

而嵾嶔峰凌霄峰虎嘯巖皆其附也三曲之峰巖不勝數而大約以小藏峰爲表四曲以大藏峰爲表餘皆附也五曲爲九曲之中最深秀其自北而南盡聳全石爲一峰者大隱屏也其旁爲接筍其對爲文峰至仙掌峰雄據六曲而玉版蒼屏皆爲掩映七曲之三仰峰八曲之鼓子峰皆最高而與六曲之上下城高巖對峙九曲稍夷曠而水簾丹霞諸勝實與一曲之大王峰相背立故後曲之峰巖望之若甚近而紆回至其下則非望中之峰巖矣前曲之峰巖一覽若已盡而後曲望之又非

所覽之峰巖矣通仙井已湮而圖猶存輸墨石貼鐵板嶂甚小三杯儒巾虎身老鴉上下水龜諸石皆綴溪中偶名耳圖肖其形何也故武夷之勝非大觀不能總非詳求不能遍也余聞之踴躍欲往而以他務不克成此丁未秋八月某日事也踰年春送别姚子經三至崇安乃買舟定冥搜之約於二月初三日詣溪口雨守戎張公令尉王公門公已先期具舟輿待遂冐雨入萬年宮飯焉登樓即見大王峰方整如切左稍出而俯色蒼赤上甚平幔亭即其麓云即武夷君宴鄉人地也玉女峰

相距數武亭亭獨立旁突一峰圓首崢嶸與玉女鬟皆依依在几檻間及登舟入一曲忽見一山斗削直上大可數百丈高半之戴一峰如展旗然山半有屋蔽以紅白板前豎一梯梯盡一石門地稍平上又有層梯而其頂籠雲霧中不可見問之乃即大王峰也右下有屋數楹曰止止庵道濕不可上稍進過水光石溪折而方一峰突其前上豐下銳廣可數丈高十倍之色蒼黑無纖草縈其身乃即玉女峰也下一峰稍亞狀如勒馬曰妝鏡臺也上一峰層累併出雄猛如壯士之待戰曰鍪

峯也三峯趾相連心疑處勒馬鑿鑿之間而又蒼偉如此日玉女何也稍轉見峯面勁骨変森淡白如濯只勒馬在其前而鑿鑿隱不可睹矣再進回顧則秀潤娟靜叢篁宛巔如簪髻狀勒馬回身相就上戴一圓石如鏡然後知古人之命名非無謂也直視見駕壑船在小藏峯南與玉女相望斗絕萬仞裂開一穴横駕數木如度閣上覆一小舟所謂仙船也再進為大藏峯陡峻臨深淵壁間數穴視仙船巖略小而中皆有枯楂石器又云有仙蛻十數函鄉人禱雨懸梯取之輒應或云穴中枯

槎乃川壅未決時人所爲未可知也雨稍止至平林渡紫陽書院在焉輿而謁之荒蕪特甚求所謂仁智堂觀善齋止宿寮皆不可得其址郎歷代修復之功亦盡廢余與姚子憫焉再拜於庭爲修葺計欲再入舟或云去此爲雲窩近可徒而過余喜曰李子居耶策杖循溪遇鋤者問李氏曰在使之導不顧造廬李子出相慰勞雨復作不可他遊而從者趣就天遊觀輿而過仙掌峰峰高數千仞橫二里許草木苔蘚皆不敢附上有石罅齾㵎巖如掌紋數折於掌之前後至一門顔曰天游道士

肅而入宇多敗唯前一亭稍整一覽臺也天忽霽左右
前後諸峰巖莫不呈形欲勢如大將登壇偏裨皆俯首
聽令莫敢仰視之狀而覿面最巨者則大隱屏旁附一
峰上斂下削有痕三斷附處緣間懸梯梯窮阻石緣而
北峭壁凸出行者側足似有物緪而渡緪窮有門門內
有磴陡逼詰曲兩旁石㵎似不甚深道士曰此接筍峰
也余曰人言大王峰最險接筍峰次之觀此亦何有焉
道士唯唯忽又雨雲納四幕諸峰如螺蚌行大水中忽
浮忽沉若斷若續暮矣於是令尉具酒食張樂空山鼓

吹響答鏗訇亦不覺其喧也夜商遊政李子曰觀後有田數百隴成郄疇若不在萬仞上有泉灌田而下曰胡麻淵有閣曰生天閣下俯三曲如線明晨當先攬之而後下汎九曲回望諸峰可乎黎明雨甚午稍止急尋胡麻泉奔騰澎湃穿石為溜為孔者四五折而下莫知其委跨而渡見田疇望生天閣更思舝食於觀而從者已趨下不可留遂尋故路達雲窩雲窩為故司馬陳公所搆有石門茶洞所由入也地載微土宜茶時茶方吐甲而穊李閒花忽有瀑布千仞從山夾中濺穴衝壑怒號

噴薄而至亂石間忽不見雖聞風雨聲淙淙然李子曰此即跨而渡之胡麻澗委也欲登接筍而雨益甚遂順流歸此戊申二月初三初四日事也留崇安六日別姚子於長亭復操舟至溪口兎李子爲導欲先徑探水簾而後再遊九曲乃歷境不能舍是日朝雨午霽大王峯巔趾全露層梯之上老樹大木可數百株有巨石似從上墜者爲登仙巖或曰昔十三仙由此而登故云經止止庵上焉白玉蟾修真所也有巖曰望鶴蓋大王峯腰一白石痕彷彿如鶴耳過銕板嶂至大藏峯下求金雞

洞云在山後問臥龍潭云昔有龍去八年而歸至今曉
夜猶隱隱有白氣貫天足跡不可知而溪流皆湍激此
獨停蓄若不測深山大澤龍蛇居之亦理也望三仰並
蓮心躍躍已在八九曲間而小九曲之對岸有人立石
上遍視之乃先所期山中人藍子將邀余宿其家余曰
唯敢俟返棹急過蒼屏歷響石巖顧山間有徑李子曰
此小桃源路也武夷山俱峭崿獨此抱諸山中以三仰
峰為倚一徑深入灌木夾生隕石相叠自成門戶其中
土曠泉香籬落比節眞漁子問津處也欲從之舟已過

歷百花莊望三教峯水勢圓轉盤五曲以前其曲如矩五曲以後其曲如規水自九而一山自一而九至此山勢亦稍[illegible]人家皆處平疇中無復嵯峨峭崱之態矣日亦暝遂返更衣臺臺即文峯峯圓聳鑿石爲磴曲折凡數千級峯半有樓兩梯相接緣而上又循石磴數千級得崑石山房乃藍子家也是夕月皎客有鼓琴者爲平沙夜話之曲天空雲淨鸞鵠飛鳴余笑曰倘有尋幽而至此者豈不以我輩爲眞仙乎明日即欲問小桃源而藍子曰當先一線天爲具筍輿繞虎嘯巖忽田忽邨忽

峰忽澗六七里至兩山脣附間由風洞入冷颼如秋肌膚栗烈仰視青天光露如綫抗陛行得一洞出日伏羲洞也對過乃太極巖一名倉基巖大山俯逼廣石平承云陳友定昔駐兵而積粟於此耕者猶或得朽穀焉從者饑有僧曰去此數里有本道人庵可命炊往飯焉别循小徑逶出玉女之背忽又見鑿鑿峰兀然來迎有石刻鏡臺兩字大可丈餘然後知在二曲内也一大嶂逼輿上日小藏大藏也無何見溪舟在焉乃昨所舍發更衣臺處也復棹往小桃源暮矣問宿處曰必下城高下

城高在雲窩之對岸又過李子家月出尤皎坐溪石上

嘅武夷茗上城高庵徜焉客曰我有黄公望畫圖一幅

欲觀之乎余曰善客故遲亟索之振衣起曰來乃從林

隙而指雲窩見隱屏立其後晚對天柱峙左右下臨清

流翠竹古松蔚蔽臺榭此豈筆墨所能及乎曉循山境

下客曰昨乘輿不覺高今始知又一夕臥天邊也渡過

乃得至小桃源朱有石堂寺今改三元宫前有石類磚

泉出其下名金磚泉寒冽爲諸泉冠復步過茶洞再觀

瀑布伏流石上有題曰司馬泉山坳有架椽前海棠三

四株花盛開皆前所未見也至接筍峰下仰觀懸梯三接凡七十餘級其絚乃鐵索其徑曰雞胷巖其磴曰龍脊旁澗深可數十丈皆前所望見而今始知其險也俄有道士下携茶一餅餽余曰武夷茶以接筍茶洞種爲佳此手焙者也侍童上下須刻往還客異之余曰山居習險奚異哉更欲窮水簾之勝而日將晡從者皆欲還李子曰樂不可極留此以爲再遊地可乎遂緩棹領要歷捌宋元諸題刻而別此二月十一十二十三日事也是遊也前二日後三日宿溪口者二宿天遊者一宿更

衣者一徧拭高者一凡六經溪雨泛三晴泛二月泛一
前之同遊者姚子經三陳子二如蔡子左婁楊子赤城
賈子猶龍劉子元階表姪姚子堯元綏仲余之少子雲
施侍焉李子者磊英也後之同遊者李子磊英蔡子左
婁楊子赤城余之少子雲施藍子者素先也特自楚來
遊武夷而館於磊英家者李子嘗之下接荀而餽茶者
金子乾陽居小九曲而來同者傖非固自東苑而來同
者僧當人也爲詩十二章者姚子也賦者施記者余也

燭會記

崇安有神曰老佛云能禍福人故其鄉虔祀之有廟在治東四十里相傳二月初八日爲神誕辰先數日鄉人舁其像近郭至初六日縛綵輿置像其中像長丈餘黑赤色冠錫毘羅衣黃袈裟又有三將曰唐曰葛曰周謂皆神隸像色如老佛而差小冠漆幞頭衣絳錦袍亦各載綵輿金鼓旌旗行市中夜則家然燭以迎送余適以是日至崇安守戎張公觴余于署酒闌辭張公止之曰今夕燭會例先陳有司之庭而後及于市曷少留觀之

以何企鼓聲動天地旌旗炫目香郁郁如霧㬅漏下三刻而堂廷廊廡間忽焰燿如晝燭尚在半里外也頃之至見十數人舉一橫木板濶一尺長丈餘穿十數穴穴置燭燭色紅高五六尺大一把日燭架凡數百架架窮則燭擡以尺餘小木爲四柱交橫而方輔以二竿中載一燭圍尺餘高三四尺二人肩之隨二人一持紅白楮花一執香口喃喃誦不知其詞凡數千擡擡窮則燭亭以木爲小亭屋其上欄其四旁縱橫遊層置燭中橫一木爲梁一人肩以行望之如火浮屑然遊若少于擡而

輿架等又有散燭人執一方木板有柄穴而置燭燭高大如架之燭而貼金花綵勝尤華數多不可勝紀矣散燭之半十數人舁一將奔入而呼出三將出散燭益多則老佛來矣輿益大犇呼益甚老佛出燭竟而餘光猶赤半空也是夕也街巷塡溢家懸燈焚香于門羅而拜或新粧炫服男女交錯然終夜皆肅敬無敢佻達明日選狡童作八仙粧騎馬先導家出玩好書畫列几上舁而從三將老佛殿出東門其某鄉人必持梃伏草中大呼躍出曰奪老佛某鄉人必曰奈何復號跳劫而還以

爲常莫或奪莫或劫則其鄉以爲水旱憂故有至鬪而訟者不悔也余怪問之曰神好鐙故燭神好奪故爭問何以好奪曰神故祟安翁氏子其父承賚仕南閩王審知死王事神爲僧行脩聞遠近王迎事之福州鼓山死祟人請其骨福之人不遣爭不已王曰投尸中流覯上下可也水行祟下福而尸則逆流上故祟之人獲焉福之人要諸道祟之人復奪以還故至今俛神以奪也神生晝夜然燭故知燭神所好也鄉又有二神一好金一好香至期亦必醵金焚香以爲會而如此燭者或曰淫

祀也且民不賦之樂供而燭靡金錢無算曷禁諸余曰不然民可順不可強千年之祀其鬼必靈苟其人之德不勝邪而強爲不信之使民愚必駭且怨人怨卽神惘矣故記曰事之無害于義理者從俗可也

龍眠方孝標著

春秋論

有殺人以兵者也有殺人以意者也殺人以兵而殺其所當殺者君子以爲意勝兵殺人以意而殺其所不當殺兵者危意者愚也夫同爲先君之子而操戈以向犯君焉不忠犯先君焉不孝不孝與忠賊也說者謂曷緩追以逸賊逸之而鄰以爲口實是與亂乎先君之邦也夫取兄弟于其母之懷而殺之不可取賊于其母之懷

而殺之奚不可也雖然何致乎此也其致乎此而幾幾乎以僅勝乎此者雖自以爲至巧而不知其爲至危也或以爲至僭而不知其爲至愚也如鄭莊公之克其弟段也誅莊之事者古無異辭而穀梁左氏程氏胡氏則皆原其志而誅之葢莊惡段之將奪已也而殺之無故則姜氏不與國人不與天下不與故藏其機而使之蹈縱其欲而使之侈養其凶而使之成迨叛迹已著起而乘之則段爲雖兔而莊爲綱罟誰曰不與豈非至巧乎然而危矣何也段特㚖人耳使段有中人之材而藉其

大邑之勢外示以敬順之貌而內畜其猛鷙之謀莊以是養段段亦以是養莊力積時至而忽然變發于肘腋之間名介于曲直之際安知其段不爲莊而莊不爲段乎故經曰鄭伯蔭國人與師與將皆所不繫而專之者鄭伯也專欲難成也曰克能也勝也幾幾乎其不能勝而僅能以勝之之詞也故曰危也且莊公亦嘗有悔心矣議者謂其歎也非悔也然而觀其謂頴考叔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豈非其孝心之未盡滅者乎觀其于隱公之十一年封許叔于東偏而告之曰寡人有弟不能

和協而使糊其口于四方于莊公之十六年鄭公父定叔出奔衛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豈非其友心之未盡滅者乎夫常爲不善而無悔心之萌焉則不善者樂常爲不善偶爲善而有悔心之萌焉則不善者苦當其鬩牆既賦大隧載歌莊公自念生平恐將有求爲共叔之死而不可得者矣何也共叔身死也莊公心死也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是莊公欲欺人而適以自欺其心莊公欲陷人而適以自陷其心豈非莊公之自殺乎故人以莊公爲天下之至憯而吾以莊

公爲天下之至愚嗟乎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愚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爲義也恩義並立舜之所以待象也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得恩義之遺者也古之人豈異人任而何莊公之不及此乎以此坊民而後世猶有吳楚七國之反永嘉八王之亂者

春秋論

凡書盟者惡之凡書會皆譏也此賢者之言而語於聖則未也聖達節賢守節故傳曰經事知其宜權事知其變知世之不得不變而不與之俱變者聖人之經也亦與之爲變而以不變者用其變聖人之權也有虞氏未施信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而民敬迨殷人作誓而民始無疑周人作會而民始無叛誓誥者信敬之變也聖人不惜以誓誥通信敬之變者在三代巳然而况春秋之時乎夫使其時皆循理敦義而無刑牲歃血之事聖

人豈不欲之而無如其不得巳也蓋由是而上則爲商周由是而下則爲戰國爲春秋之盟會誠不若爲商周之誓誥然與其爲戰國之干戈又不若爲春秋之盟會矣是以春秋之始盟會之一變也春秋之終又盟會之一變也且夫合一經觀之有所謂隱桓莊閔之盟會有所謂僖文宣成之盟會有所謂襄昭定哀之盟會其始也不欲有伯而繼且恐其無伯其始也不欲諸侯之交而繼且恐其不交始惡大夫與諸侯交繼且求諸侯之與大夫交而不可得也始惡大夫與大夫交繼且求大

夫之與大夫交而又不可得也于蔑于宿內交之始也于石門于瓦屋外交之始也皆春秋之所惡也然而至莊十三年會于北杏舉天下而聽于一邦古無是也僖之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四年楚屈完來盟於召陵五年會首止七年盟寗母八年盟洮而鄭伯乞盟九年盟葵丘天下之權皆在伯主矣而春秋于此無貶詞者何也蓋伯王之與天下以有所統也而無王伯主之不與天下又以無所統也而無伯終以無王故隱桓之盟會多書王而僖文以後之盟會書王者寡豈非謂王

迹之熄固世道之衰而伯主之興亦世道之幸乎迨僖之十七年小白卒而楚始橫自是中國無伯者十餘年二十八年始有踐土之盟于是昔之在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襄公以下不能嗣業宋秦奮起亦無所成悼公再興而盟于戲盟于亳北會于蕭魚若弗服焉自是而後晉亦不兢蓋至襄之二十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而虢之會再讀舊書于是晉楚等矣四年楚靈大會于申實用齊桓召陵之典平丘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會諸侯由是止矣鄟陵以後參

盟且見參盟見而諸侯無主盟矣夫天下之有伯諸侯之有交也天下之無伯諸侯之無交也觀隱桓莊閔之盟會固惡天下之慢鬼神而觀襄昭定哀之盟會不尤傷天下之無刑政乎外此而諸侯與大夫盟則自垂隴始也春秋之所惡也及政在大夫雖求有諸侯之主盟如昔之盟扈會穀盟宋者而亦無之也大夫與大夫會則自衡雍始也春秋之所惡也及陪臣執命雖求有大夫之主盟如昔之承筐無婁盟蜀盟戚者而亦無也大夫諸侯專天子而大夫卿以專諸侯大夫竊諸侯而陪

臣即以稱大夫愈趨愈下愈變愈窮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故遡其所自則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沿其所流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于秦不止聖人知世之必至于秦也而以其惡之譏之者明繫堯舜之一綫又知其世之可仍爲堯舜也而以其不盡惡之譏之而或與之者陰培戰國之大防然則謂之凡盟皆惡凡會皆譏者何止言其謹嚴而未言其忠恕哉故以爲此賢者之言非聖人之心也得賢者之言也可以守春秋之常而存乎經之體得聖人之心者可以達春秋之變而

善全乎權之用也

伯夷論

太史公傳伯夷以爲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許矣而未言其所以賢及終篇則反覆致意于叩馬而諫采薇作歌二事然則所以賢者豈謂此耶又以爲幸得孔子而名益彰使其不幸不得孔子則亦湮滅而不稱耳嗟乎余謂伯夷之幸不在得孔子而在其餓且死之早以成也蓋名與利皆天之予也而天之惜名甚于惜利故嘗見猶可以僥倖者得利而獨不可以得名苟爲天之所予則必多方以成之或以生或以死若或爲之

苟非所予則必委曲敗露使爲天下笑若伯夷者殆天之以死成之者耶何以明之伯夷之不事武王必有故非徒爲商也何也武王文王之子也西伯專征三分有二周有天下之勢在文王時已成不待武王載木主東征而始有剪商之志也伯夷豈不知之乃一聞文王善養老而卽同太公往歸之伯夷豈徒餔餟者乎世豈有歸其父而不歸其子者乎伯夷豈不知武王之事之不可已而不預計其身之何以自處乎惜去古遠當日史未詳耳不知其以何日來以何日又去其果在文王旣

歿之後耶抑在文王未歿之前耶其亦食武王之食與否耶若四皓亦漢賢人也聞高帝輕士善駡故恐而藏匿及聞惠帝愛士遂來夫惠帝常主也其能愛士未見也不過呂后當日納留侯之策使使操璧帛往故來耳向使高帝亦早納留侯之策則四人之來久矣然則四人之不事高帝亦可謂之義不忘秦者耶四人之不事其父而事其子與伯夷之不事其子而事其父其故一也固知人臣于興亾之際無他道焉唯生與死而已死則忠生則非忠死則事其父而不事其子不失為忠生

即不事其父不事其子並不事其孫而亦非忠故夫伯夷者以餓且死而成也向使伯夷不死而常飽食于西山之上暇則操瓢曳裾奔走于周召畢散之間丐其升斗以活妻孥而復歸而翹然自號于人曰我忠臣也其誰信之其誰信之

顏子論

孔門之徒三千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孔子獨以不貳過許顏子其義微哉韓愈氏謂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特發于行彰于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顏子不能無生于其心葢能不貳之于言行者也斯言也吾以爲教學者則可而施之聖賢則猶未精何也人心本中也惟有物欲之累氣稟之拘故不能無過如日月之有蝕剝爲陰陽消息之自然非日月之所能免而聖賢之所以異于人者在能攺耳不貳者

改也不但不貳之于言行直不貳之于其心也心一有過即害於事惟精惟一絕而袪之可也其後念之有蹈乎此者必如草甲之不使再萌旁念之有似乎此者亦必批根絕類而後可豈一過改之又一過又改之惟兢兢乎言行之不見而終身在過中終身在改過中不幾于頻復之厲乎易之善言改過也莫如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曰見則有時不見矣然既曰見則一見不復隱矣豈見而復隱隱而復見如理欲之相戰者乎孔子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雖孔子亦言其行矣然孔子之言爲復初言也復之初爲震恐其動而不止故戒之曰不遠復无祇悔謂无抵于言行斯无悔耳而二即曰休復休之義如人之依乎本也謂當依其初之震木而無再過乎剛也至四日獨復又爲其頻復之後也復至於頻危矣而能下與初應是存其頻復以後之道而以中相與不亦善乎唯五之敦復乃所謂出入无疾朋友无咎之時即從心不踰矩之謂也若反復其從心不踰矩之道而至于七日之久則利有攸往若於此而又迷焉則其凶更甚夫敦

復之後且恐其迷而況初乎若不以洗心精一者治其初幾何不至於頻而迷乎貳者二也頻之所由起也故曰直不二之于其心也若然顔子已聖人矣而孔子猶歎其亾孟子曰具體而微朱子曰未達一間又何說也曰此自後論之也顔子以聖人之資而不幸未至聖人之域故惜之若其學則已有得於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登徒在言行之間哉伊川曰學顔子之所學學此而已若韓氏之論以之爲學者之矩矱固亦未爲不可也

范增論

士君子生亂世而有意功名不在乎審天下之勢而在乎審天下之人苟其人足與爲而從之則其勢可徐收苟其人不足與爲則天下之勢雖已收亦必散況未收乎故嘗有較其材或不下與王之佐而成敗殊途爲足歎也昔范增從項羽時勸羽圖沛公鴻門之會舉玦者三而羽不從又要項莊入舞劍意在沛公終不可得後憤恨辭去疽發背道死說者謂羽之失計在不殺沛公故增死宜也吾謂增之死不在羽不殺沛公之日而在

從羽之日也何也羽不可以有天下者也淮陰匹夫婦人之言雖或近慰然不可謂非確識也由此觀之無論沛公不可殺即沛公可殺而羽亦不能王蓋沛公非獨有天下者也其與共者蕭何也良平也信越布噲諸將之勇也審食其陸賈之辯也此數公者先非皆從沛公遊羽亦可得而有也乃羽不得有而必待沛公之有則諸公之不為羽用也明矣然則沛公即亾數公能巳乎天下之欲為沛公者豈少而羽能盡殺之乎增亦不勝其勸矣或曰增功名士也年七十巳老見天下强莫如

羽羽又能下巳遂從之而不暇有所審也曰謬矣太公藴帝王之畧若渭濵年八十而始爲文王出諸葛武侯躬耕南陽審邇劉表其時之强孰過曹操以常情論之不遠歸操必近依表而武侯不然若獨拳拳於先主者葢惟文王而後能用太公惟先主而後能用武侯也使其不遇文王先主則終其身不出而不肯他有所從可知也向令增不從羽能堅忍以待沛公沛公聽增必過羽功名所就豈在向所稱數公下哉觀其告項莊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屬必且爲虜又曰奪項王天下者必沛

公也其審天下之勢豈不甚明及天下旣定沛公數羽過亦不及他惟曰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然則增之用不用則繫劉項之興廢者沛公已知之而無如羽之不知何也故吾憐增之材甚高而不能審所從遂足惜也故論之

留侯論

人臣事君必使其志爲君知又能預知君志之所在而上焉者先事捄之次焉者已事銷之下焉者口角爭之矣迨爭之猶愈於不爭而無益則一此忠臣之不得已而智士之不屑爲也吾讀史至漢高帝欲易太子大臣諫之不聽叔孫通諫之又不聽太子之事危矣及留侯決策往召四人來而上意遂已說者謂高帝素重四人而見其爲太子來故以爲羽翼已成不可動而不知其所謂羽翼者非四人也四人雖賢卽來亦不過劉敬叔

孫通之流高帝何重哉帝起布衣百戰以有天下豈至悅一婦人而欲以重器授之孺子若授之斯授之矣而又不即授之者蓋逆知惠帝之不足以帝而呂后之必危劉氏也故思所以制之而又知趙王之不足以制呂后也恐反激之則變速而禍大故又欲易不即易也迨見四人而知出留侯遂欣然以爲留侯爲太子矣留侯爲太子則太子能帝矣留侯爲太子以帝則呂后不能絕劉氏矣故竟不易也而又授戚夫人悲歌泣下者愚戚夫人正愚呂后也呂后豈不知帝之所以欲易太子

者爲忌已乎帝旣已不易太子而又啓呂后之疑危道也故示意若眞眷眷一歌舞之女子而無他嫌雖明知呂后之必甘心于戚夫人而亦在所不顧助留侯者不亦微乎若然則托孤當專之留侯矣乃荅呂后之問反不及留侯而及之平勃者何也葢留侯生平之因權設變以欺人耳目而成其功者唯帝知之惟帝能用之而非呂后太子之所能用也即此四人吾嘗疑其亾是人也四人之匿非以帝之輕士善罵乎其來非以太子之仁孝能愛士乎夫帝之善罵今猶昔也逢其怒罵必甚

何昔恐而今不之恐耶太子猶未爲君也其能愛士何
由見之而遂爲金玉璧帛來耶夫爲金玉璧帛而來豈
賢者耶吾意帝不能致此四人必嘗有此意他人不知
留侯知之安知非出其家所素養之賓客而假稱之以
相震動耶帝亦未必不知其假而其志在留侯之爲太
子義不繫乎四人之眞不眞也然而未嘗不以爲欺也
夫托孤大事也誠恐猶不濟而敢以欺者當之哉此意
也留侯亦知之觀其於帝既老遂願棄人間事從赤松
子遊豈非恐帝與后之知其欺以致危故奉身退而爲

高帝之所不能誅呂后之所不能殺也終漢之世一人而已智高平勃不㪿等哉

桑弘羊論

古有以商賈之行治其國與天下而或效或不效者吾得二人焉曰管仲桑弘羊齊大國也襄公之亂國用空虛自管仲教之鑄山煮海遂擅魚鹽之利以鞭撻諸侯桑弘羊爲不加賦于民而上用自足之言以欺世而其實不過買賤賣貴教武帝陰奪其民君子曰此亾國之道也夫武帝雖以此竭倉廩耗民力而至輪臺之悔而桓公則實成九合之功然則商賈之行固未始不足以霸而君子必以爲亾者何也蓋正誼者不謀利明道者

不計功管仲雖智在功利而猶假乎道誼之名若桑弘羊則名與實胥失之矣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上則在下不在民則在官司馬光曰譬之霖雨夏潦則秋旱此自然之理也公儀休相魯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巳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夫園夫紅女之利尚不奪而况其大焉者乎以人臣且不可奪園夫紅女之利而况其在上焉者乎吾嘗見唐宋之季其君與臣講求財利可謂析秋毫矣其時國非不富也家非不豐也不數年而敗亾接踵盖乘其富

貴之力以與小民爭利民豈能勝之不勝則苦苦則怨怨則爭爭則不至於篡弑奪攘之禍不止夫至篡弑奪攘之禍興而昔之專利者又豈能享哉此所以咸陽孔僅楊炎宇文融呂惠卿桑哥之流君子皆以為亡國之臣而非足國之臣也雖然此猶以商賈之行勸其君而未嘗身為之者也若身為之則其害尤不可言何也人君去民遠其行事天下猶未必盡知或以為苟紓一時之急而非有意于奪吾也人臣而為此則其為賄賂之章也妻妾宮室之奉也何疑故怨必更深矣且夫天下

之凶每伏于吉天下之禍每伏于福小民把握輕微以奔走風雨又有關市之征輸將之苦尚恐不給而上焉者厚其貲脫其關市多其徒隸以張聲勢安居逸樂而大利之歸倍商賈者千百自當時觀之豈非元吉厚福而抑知元吉厚福之别有所伏乎故吾願後之君子辨之早而謹之微也

梁武帝論

佛教自梁以後始有如竊吾儒心性之學以爲言者梁以前其說禍福而已克其福之禍之之義㪍從其教而不儒與老之從者雖向之元惡大憝今亦降之福不從其教而或儒與老之從者雖守道之君子亦必降之禍其意固如此也若然則古帝王之從其教者莫如秦姚與梁武帝若斯二君者必將致備福享遐齡與天地同其久矣何姚氏之亾曾不旋踵梁武帝父子陷於侯景而國隨以亾此其故何也豈佛之不靈歟抑從之有未

至歟夫姚秦以區區一隅招延緇素日以千數梁武帝捨身同泰寺羣臣贖之者再后妃宮主皆入寺受戒一時江南佛舍多至數千區可不謂至乎然而求福若此得禍若彼觀秦梁之事者亦何以爲佛法解也嗟乎姚興不足論矣梁武帝史稱其博學多通有文武材幹吉凶之理豈不閒之世豈有起布衣登將相至殺其君之子孫而代有天下又且黷兵貪利三關之戰淮堰之築死者十九乃欲麪爲牲牢以救其慘暴而可徼福于淫昏之鬼者乎人生有可悔之過有不可悔之過可悔之

過小過也不可悔之過自絕于天者也若梁武所謂自絕于天久矣雖宗堯舜崇仁義招致賢俊自求三代之禮樂以治天下天亦將不與其悔而從佛云乎哉韓子曰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胷臆作威福于其間哉此可謂知道之言而何古今之貿貿者多也吾于梁以後又得數君焉如唐之代宗德宗武宗宣宗宋之眞宗孝宗明之憲宗世宗神宗皆英主

也其行事豈梁武之可比而或好浮屠或好老子或毀僧獪道或滅道崇僧雖丼心于金石殺身小人亂國而不之悟又何說哉可見大道不明則人欲橫流人欲橫流則邪說身中故雖賢智猶或不免而何有昏愚如姚興梁武者乎或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治天下器行而道寓焉佛老之教言道而不言器以器行道者可以治家國天下言道而不言器者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而可以治心身故佛老之教君子所不可廢也嗚呼此倂儒之見也且夫心身者家國天下之

本也家國天下者心身之末也亦以治其本即可以治其末豈有不可以治其末而獨可以治其本者乎然則其所謂本者亦自私自利之計而非至正至大之功譬之五穀養生者也醇醲肥甘適口而腐腸者也今有人焉惟醇醲肥甘之日腐其腸胃而猶自諱其名曰吾以五穀養吾生而惟以醇醲肥甘適吾口不知腸胃日腐其生豈能久乎毋怪乎後世人主之不獲見正人聞正言行正事而惑志於異教者比比也

韓愈論一

孟子之闢楊墨與韓愈氏之闢佛有異乎曰無異也何孟子之後遂無楊墨而韓子之後尚有佛也曰其人異也從來力相敵勝以人有一國之人斯勝乎一國有天下之人斯勝乎天下苟其人之相敵則或峙爲兩或分爲三而欲其勝而一之也固難此孟子韓子之辨也然則韓子之闢未力乎曰韓子之闢力矣雖力而未得其精也立言者未得其精之所在而欲驟伸吾說以絀之不可也迨程子朱子則嘗闢之而得其精矣闢之得其

精而功亦無加于韓子者何也程子朱子欲爲孟子之無楊墨也不知昔之楊墨可以無而今之佛氏不能無也葢昔之時去古雖遠而猶有井田也學較者三代之禮樂刑賞未盡失誦聖人之言者猶無大悖乎聖人之行也天下之人習見吾儒之常而偶惑于楊墨之異故孟子一析之以爲我兼愛極之以無父無君天下遂翻然自釋其惑至今日佛之言精矣楊曰爲我彼則曰無我之相墨曰兼愛彼則曰絕愛儒曰有父有君彼則曰正所以報君父葢知吾井田學較之不可復也禮樂刑

賞之具存而日就崩壞也誦聖人之言者何不如彼之不悖乎彼之聖人者也故爲空虛元妙之言以招天下之賢智又爲輪廻果報之說以驅天下之庸愚其教日尊從之者日衆是雖孟子復生亦難爲力而况其下焉者乎然則宜柰何曰勝之勝之柰何曰崇吾之本以化彼之本收彼之末以助吾之末而已彼之本即吾之本也唯吾本之不修故彼得陰竊之以恣其說究極其陰竊之說亦無加吾之本也傳曰日月出矣爝火不息其爲光也不亦難乎夫爝火之光何異日月之光惟日月

不出其光始張耳故吾不急急乎爝火之撲滅而惟日月之自出也至于輪廻果報亦彼之所謂未也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聖人未嘗不言之也第聖人正言之以明人心之理彼特誕言之以蠱人心之欲理不勝欲久矣今執塗之人而告之曰爾爲善善必賞爾毋爲不善不善必誅未必懼也又執塗之人而告之曰爾爲善鬼神賞之爾毋爲不善鬼神誅之必惕然恐矣蓋鬼神者不可知而王者之權若不足信也曷收其不可知

之機以補吾之不足信未始非相助爲理也傳曰名其爲賊乃可滅又曰殺之不能不如德之此言雖小可以喻大有能名其爲賊者彼將自滅若無能名之者則不若德而勝之之爲愈也吾是以思其人也孟子者則其人也韓子者學其人而未至者也

韓愈論二

或曰子之論韓愈氏之闢佛也謂佛至今日不能無然則佛之言果無異于聖人之言矣子其欲從之乎曰惡是何言也愚聖人之徒也方恨其學之未至未能辨之毫釐之間而拒之千里之外思得有孟子其人者出而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大著于天下豈欲從之乎然而佛說之不能無也則亦有故葢佛之初入中國也其所謂經教者率多鄙俚唯我之闢之者不得其人而天下聰明才智之士從之曰衆於是陰竊吾儒精

徵之義以助逞其辯故始惟梵唄而繼且論說矣始惟天堂地獄之龕繼且戒律意識之細矣始惟福田利益而繼且言明心見性矣窮之者愈微故遁之者愈巧攻之者愈力故應之者愈奇是以韓子時之佛法已非漢時之佛法程朱時之佛法又非韓子時之比今日之佛法又豈特程朱之時乎此非盡從佛法者之過亦吾儒之有以激之耳歐陽子曰病之中人每乘氣虛而入善醫者不攻其病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然則自修其本以勝之者養氣之謂也倘不修其本

而惟口角之爭猶醫不養氣而惟藥石之投吾恐病將
益甚而醫者且自疑其術矣三國之相爭也昭烈所持
豈孫曹可比無如其勢之已成則不得不退而俟其鬪
獸之自斃朱陸之辨紛爭無已朱子所持豈不正且大
而不爲尙口之窮故日日斯邁而月斯征各遵所聞行
所知而已夫豈朱子之欲從陸乎我之于佛亦若是而
已或曰佛教日熾人心日疑不早有以救之恐將盡亾
奈何曰人心不能亾也秉彝之善堯惠不加桀跖不損
即從佛之心夫豈非善唯彼未知有聖人之善而但聞

佛之為善故從之雖從之而亦未嘗不知其非至善苟不與之爭而俟其平旦之省聞見之觸必且覺聖人之是而悔從佛之非也養長其覺之悔之之萌而使之修于天下修于國修于家與身此卽逃佛法而歸聖人之基苟爭其覺之悔之之萌而使之强怒于言弱怒于色則病入既久未可猝除吾恐或反遺之禽而操入室之戈者有之矣此我之所以思孟子而不思韓子也

馮道論

論古者如論病論病者治病者也論古者治今者也治病而不得其人所受病之原雖倉鵲不為功惟知夫寒暑燥濕之所由來則後之養生者可遵以無失論古者亦若斯而已予嘗讀五代史馮道傳論謂見其長樂老敘以為無廉恥之甚者矣嗟乎君臣之際尚忍言歟夫道雖愚豈不知有廉恥事而其至於此吾以為無恥者道之病而其所受病之原則不在乎無恥也彼蓋以為非君臣也五代之際凡五姓十二君非民之歸也非祖

宗之積累也不過各乘其兵勢之强弱以互爲攘奪且與道故等夷耳故道之視其君方如郵傳亭長之往來更易而其君之視道亦如狙猿犬馬豢之以芻粟弄之以衣冠而已豈有所謂君臣之義哉嗟乎既以爲非君則不當爲之臣既爲之臣則不可謂之非君臣之義固不繫乎君也今夫女子之適人既已通媒妁成伉儷矣乃所適不得其偶而又曰是非吾夫也昔之夫我者固未忘諸懷後之夫我者亦無異乎今也我之跡雖易而心實無改也可乎不可乎道之心亦若是也或有爲之

說者曰社稷爲重君爲輕社者所以安其民者也稷者所以養其民者也民得安養而後君臣之責始盡君不能安養其民而臣獨爲之安養則必留其身爲社稷計而非矜一節者之足取也曰此蓋爲一姓者言耳國不幸有大故君去而社稷存焉則較乎輕重之間而擇其宗室之親者賢者以主社稷如晉之元帝宋之高宗明之景泰是也未有君已亡社稷已易而可自號于人曰吾蓋權衡乎社稷與君之故而留吾身以安養斯民也夫民者誰之民乎雖亦不無小救而其失則既大矣故

由前之說觀之其病爲蠱而其受病之原在翫由後之說觀之其病爲末而其受病之原在欺治蠱者有以定其志治末者有以剏其理而已

王安石論

王安石以新法佐宋神宗治天下而是非相乘卒至于亂說者謂靖康建炎之禍皆由所爲故追論之若其姦有浮于章惇蔡京者噫此曲士之論也易曰潛龍勿用子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夫龍德喜用而未成則不可用蓋用之必亢也安石之過其用潛龍而亢者乎然而不可謂非龍德也說者曰祖宗之法不當變也夫祖宗之法誠不當變然宋之祖宗與三代之君何如以三代之法不能無弊而有忠質文之變宋

之祖宗豈有萬世不變之法哉且慶曆之初杜范諸公已有欲變之者矣後此又數十年弊當更甚當時如呂正獻蘇文忠輩亦嘗欲變之矣向使安石能待其學之既成而後出圖天下之事視其可變者變之不可變者因之有功則已不尸無功則又集天下之公議精思而熟講之安見變法之非至理哉而惜其不能待故無成也嗚呼成敗豈足論人哉說者又曰志太高也夫以漢文帝唐太宗爲不足法而望其君爲堯舜誠高矣夫人臣事君而不舉其至高者以爲責豈忠乎且堯舜之政

亦未嘗不可行也天地所留方策所布神而明之責在後人向使諸君子不以天下爲安石一人之天下而虛衷和氣相與于成堯舜豈不可復見哉乃安石以躁成其憤而諸君子亦以憤成其偏安石誠有罪于諸君子而諸君子亦不能告無過于安石也說者又曰聽用非人也夫以當世之元臣故老正士賢人皆環向却立而無一人之助小人遂乘其孤而陰用之矣豈安石之心哉程子曰新法之行我輩有以激之洵定論也然則宜何等乎曰安石有治天下之才而未知治天下之道雖

有亂天下之跡而實非亂天下之心諸君子特以其據位之久得君之專而又意氣高遠議論譎肆雖竭天下之才智以攻之而不能摧辯之而不能屈故積其攻之辯之之氣以出于正而爲元祐之詠求又積其不能摧不能屈之氣以出于邪而爲紹聖之報復宋之爲宋遂不支矣嗚呼此豈一人之罪哉吾嘗見范增之事項籍不用而憤惋以死謂其弊在居家好奇計耳霍光之受大任也不學無術後世譏之夫計與術皆不得已而用之者也人以爲奇我以爲常乃善耳毋計好奇豈有成

哉至于成道唯在無欺而偶由于術術者亦必本乎學也苟無其學斯無其術安石雖非不學之流而實有好奇之志故亦適成其無術耳然則安石者乃范增霍光之等也若章惇蔡京小人之尤豈其倫哉吾不忍以安石之賢而見誣如此故爲一言

蜀雒黨論

孟子有大功于天下者二而言性善距楊墨不與焉蓋孔門止言仁而未言義止言正心而未言養氣至孟子始兼言之義者所以精仁者也氣者所以平心者也使其人徒知仁而不知義則其于仁也必不能盡徒知正心而不知養氣則其于心也必不能和是以後世君子之過其禍敗常與小人等而反貽小人以口實者其弊多由乎此如宋元祐之初大奸既拔衆正盈朝海內幾幾乎有無黨無偏之望乃不數年而小人復用秕政復

行忠賢奔播民氣凋殘此豈盡小人之過哉亦君子之有以啓之也何也小人之伺君子者常審而君子者常深其有可以空善類而盡去之者莫如朋黨之說故凡朋黨之說一進則君子未有不極受其誣而至不能自辯如漢唐故事可鑒已然則爲君子者當此之時雖相規相勉同寅協恭猶恐不遠其害而乃自示之隙則當其譸詬爭辯之時小人之舉手而相慶也不已久乎是以小人與君子之角爲黨也其禍猶小君子與君子之自爲黨也其禍必大當時雒黨之首者程伊川也蜀黨

之首者蘇子瞻也朔黨之首者劉摯輩也皆君子也劉摯輩或不足道而何伊川子瞻之亦爲此也子瞻猶文士耳伊川紹絕學于孔孟方將爲拜手之禹皋陶交讓之周召而何亦爲此也意者子瞻縱横餘習悻悻之氣人所難堪然而正直之才豈不可用以爲助觀其始不附王安石繼不附司馬溫公其時幾欲以待安石者待溫公矣卒賴溫公容之故其悻悻之氣自化而歸于一向使伊川亦以溫公之所以容之者容之安知子瞻不以其化于溫公者化之乎易于泰之初也曰拔茅茹以

其彙征吉而于九二即曰朋亡得尚于中行蓋朋亡者即保其連茹之道也伊川之學遠過溫公何不自亡其朋而致啓元黄之戰哉此我所以責子瞻者猶薄而不能不歎息于伊川也或曰伊川大賢恐非後儒淺識之可測曰此春秋之義也春秋責備賢者蓋惟其爲大賢而後責之備亦惟責之備而後世始知所從也蓋天下有天下之君子小人吾心有吾心之君子小人吾心之小人未能盡去而天下之小人遂緣之而起孟子曰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必天地之間皆正氣

則邪氣無所藏苟養之有不直則充之有不塞此不塞之一罅即邪氣之穴處矣況正氣又自相疑鬭而邪氣有不盛者乎此紹聖之所以繼元祐而起也故吾觀世變而追論之且以自勵夫養氣之學也

三案論上

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亾必有妖孽非妖孽之能亾人國家也恭國家當將亾未亾之際其賞罰必不公是非必不明人心往往有妖孽之兆而妖孽乘之始出及其出也又不能以至誠感之弭之而務爲徼倖攻訐之舉由是賞罰愈不公是非愈不明人心愈不正卒之禍亂相尋鐘簴傾覆而爲臣子者亦身凶家害之不可救此豈盡小人之過歟吾不能不爲其時號爲君子者惜也如明季梃擊紅丸移宮三事非皆妖孽歟

當是時也有君子小人之辨然自吾論之挺擊之事皆小人也無所謂君子也紅丸之事君子之過小而小人之罪大也移宮之事君子之心雖忠而近于無父小人之言雖厚而近于無君均失也請先論挺擊夫張差一愚扺耳偃值不償何至忿而成顛猶曰細人耳然何不顛於薊州鄉里之間而必顛于長安五都之市又何不顛於長安五都之市而必求顛于禁門元子之宮幸郎擒耳萬一奮挺直入眞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亦將委之曰風顛可乎甚矣差之不可以不窮也窮之奈何曰差

不足窮也有主差者以差爲翹舜成濟也主之者誰曰鄭妃也福王也鄭養性也嗚呼若然者差不可以窮也何也鄭妃福王之於光宗庶母也弟也幸而當府實無此謀也倘不幸而實有此謀窮而得之也爲光宗者將執而罪之乎抑庇而赦之乎庇而赦之者傷神宗之法執而罪之者傷神宗之心心與法均不可傷也且夫弑逆之名人豈易受雖趙盾司馬昭猶將有辭而況此荒唐影響之語乎我窺諸君子之心矣希定策之功耳夫利欲之自計而至傾人骨肉以爲功同儕且不可況君

臣之際乎我故曰皆小人也無所謂爲君子也然則君
子宜奈何曰至誠之極可動神明伊尹以之格太甲周
公以之輔成王矣向使有人焉以公忠惻怛之心爲和
平正直之論執差而蔽其要詞焉然後從容以請於神
宗之前曰兩宮慈孝無間細言誠不足聽然青宮何地
而闌入有人可謂危矣毋亦服御之資有不豐歟左右
給使有不備歟承華保傅之選未盡得人問安視膳之
情有不上達歟有一如是陛下察之神宗仁主也有不
悅而從之者乎神宗從之然後以起敬起孝勉之光宗

然後以內寵並后支子配嫡之禍福姚告鄭養性而使之風諭禁掖則光宗安矣光宗安則鄭妃福王安矣光宗與鄭妃福王俱安則神宗安矣柰何不爲此而今日許御史爲朋奸明日詈提牢爲生亂翁訛攻擊可勝慨哉我故曰非盡小人之過不能不爲其時之號爲君子者惜也

三案論中

春秋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傳者曰非弑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歐陽子曰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曰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愚亦曰然不嘗藥小罪也弑君大惡也以小罪而被大惡春秋不若是之苛也夫春秋不若是之苛而後世欲據春秋以斷人罪者而若是之苛也不亦過歟紅丸之事其時某相者舉朝欲討之許止也愚謂某相者不能無罪而以爲弑則苛何也某相者不學無文之人也易曰以小人而

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如某相者始爲天下之所奪繼且冐天下之所伐矣當時李可灼懷藥禁門流聞大內詔而進之者光宗也一進且欲再進者光宗也亟稱其忠而欲褒嘉之者亦光宗也宰相不得而知也且明法帝不憚視疾者太醫院也司之者司禮監也外廷不得而知也是故不可爲某相罪也嗚呼宰相者君之貳也中外事何非其事而況君父存亾之際耶成王之崩在巳丑而甲子之朝猶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衞侯毛公師

氏虎臣百尹御事而命以嗣是日也太保卽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王子釗於南門之外豈特防非常之變亦以嚴始終之義也豈特正康王之始卽以謹成王之終也此在盛古且然而況光宗之身危疑之身舉朝之口捷幡之口也當其時使其相者有太保萬一之志則必日宿禁內罔敢燕私明擇閹寺謹厚者與之約內庭舉動無或不聞儌倖之徒何自而起卽至事不可爲外議翕翕乃詔司敗執可灼而問之曰鴻臚非司藥之官紅丸無已試之效舍日疾

亟進藥亦崩不進藥亦崩而崩適與藥會藥不得無罪藥不得無罪則爾不得無罪也蔽以詞治以法然後求薦者何人調藥者何人問當時何所見而輒敢以聞又問以何處水用何等器又蔽以詞治以法然後率百官以見服奉嗣王入即位已然後束身待命請誅已以為人臣之不敬者戒若幸而免則又考昔言之異已者為君子也君子親之言之同已者為小人也小人遠之集思廣益納約自牖如是則宗社復安而伊周之業可再見矣何計不出此而惟晏安之懷羣小之悅人言罔恤

利祿是私豈有天子之崩在丑而宰相之入乃在寅李可灼不以爲罪矣而復有金綺罔命之賞及乎始終之際又不能考古禮引正人而惟苟且是圖婦寺是媚逆宗伯討賊之章中丞修史之疏崇朝並上始倉皇首鼠而又不能奉身引遜日夜與蠓蠛之流圖安居而固位焉誠不知世間有廉恥事者矣此卽庶寮且不堪而況當伊周與太保之位者乎我故曰小人之罪大也至若當時之攻之者亦非盡出于公也昭定之際春秋多微詞焉蓋恐昭公不得正其終則定公不得正其始夫以

昭定之顯然而孔子猶或爲諱奈何英主令終而必欲被以不終之號乎且與挺擊時事不相及也而追論日幸免于張差之挺終死于可灼之藥羅而致之深文至矣不爲光宗計獨不爲神宗計又不爲熹宗計乎是亦不能無過也我故曰君子之過小也

三桼論下

善治人邦國之事者一如自治其家今夫庶民之家有父將死而屬愛妾于其子者曰是嘗事我者也是嘗撫爾者也我死當必崇其名少厚其禀以終厥身其子亦能惟謹矣而有爲其僮僕者曰是當尊奉之以耦其嫡也毋其主也且將總家之政以聽命而陰爲盜竊之地曰此先君之志也夫先君之志如此乎如此者是無君也又有僮僕焉曰是嘗蠱先君者也是嘗陵幼君者也不惟不崇之而折辱之不惟不厚之而凍餒之不惟不

終厥身而且不能爲數日之待曰此善體先君之志也夫先君之志如此乎如此者是無父也無父無君其失均也李選侍者光宗之愛妾也其屬熹宗者不過曰必崇其名必厚其禀以終厥身也使以正心和氣者處之指顧間事會何艱阻而當世則君子以爲爭小人以爲辨是非相尋至易世猶不能白此何故歟吾嘗論之父死而子繼之策久定也嬪妃在御則光宗之考終可知新君一出而勲老元臣拜舞恐後有何危疑之足慮也俟大禮既成而後出尺一詔徙選侍于他宮事至易也

加以妃嬪之稱豐其供御之祿德至渥也此不待智者知之也而其時之號爲君子者則有異亦知其大策久定而故爲瓜臺喋血之防亦知其本無危疑而故爲倉皇捧日之態亦知其事之至易而故曰少緩一日則呂武之禍不可支亦知其德之至渥而故持名器不假新用宜節之論于是小人之議起矣曰孝子事親杯棬犬馬之是恤而何愛妾之不能容一閹宣勅即奔命之不遑而豈有呂武垂簾之志禁庭豈無別館而必一號甲隘之不可居內供何啻億萬而至皇八妹之飢寒無告

先朝贅珥之賚豈可當盜寶之誅乳哺保御之人豈可比誨淫之醜使君子于此而有悔心焉曰臣之過也然臣之所爭者禮也爲先帝之妾妾可從夫既不爲新君之母則不當居太后之室臣之所爭者此耳而內庭細事則願從其厚也毋從其薄也願從其寬也毋從其刻也信如是也小人亦將心服而緘其口矣而君子則不特不以爲過而且以爲未甚也貂璫私怨代爲之修郤猥庸流寄與之計甚以宮闈瑣屑宣播朝堂閭巷穢言登之詔誥于是小人之勢愈張而君子之氣反餒矣嗚

呼選侍亦不幸而生鄭妃之後耳海內岌岌乎疑鄭妃
之奪嫡者數十年而光宗又忽有此故諸君子以疑鄭
妃之不足者疑選侍以爭光宗之不足者爭熹宗防微
杜漸亦未嘗非忠臣愛國之心而不知知天下事之當
爲而爲之者心也知其當爲而決然以爲之者氣也決
爲所當爲而無過不及者心統乎氣也雖過不恤究至
過猶不及而反授小人以口實者氣勝乎心也昔呂后
欲危劉氏而自王其勢可謂危矣而平勃之心足以調
氣足以任故能交讙決策漢室復安向使平勃者亦爲

諸君子之所爲則身且不保而何有于劉氏哉武氏之禍古今之大變也當其初立不可以不爭故長孫無忌褚遂良雖捐軀而不顧蓋其時高宗在御也武氏妖妾也母后至尊也向使其號止妃嬪宮連咫尺又出高宗之顧命而武氏止一愚婦人則亦何爭之有蓋諸君子止知無忌遂良之爲忠而不知平勃之爲其大者也我故曰君子之心雖忠而近于無父小人之言雖厚而近于無君均失也

三案或問

或有見余之三案論而以爲戇者曰子所論三案之君子當時所謂正人也世俗方尊之褒之唯恐或指摘之而子一以爲無君一以爲君子之過小一以爲君子之心雖忠而近于無父不亦與世俗相戾歟余曰唯唯雖然吾求信于吾心而不求信于世俗也心者理也理之非者雖天下以爲是而吾不敢以爲是理之是者雖天下以爲非而吾不敢以爲非孟子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夫何不求信于當時之人而預信之百世之後葢當

世之言者口而聖人之言者心也諸君子之理學之節義之經濟之文章其足爲景行者數十年于茲矣吾豈敢輕議然三案本小事也以經諸君子之辨訐遂成鬨季之大是非是非不明則諸君子之心亦將湮滅未暢而後世何所取法恐亾者可作亦未必不以吾言爲定論也請盡言之張差眞妖妄也然以爲趙穿成濟則非也夫使鄭妃福王果爲盾爲昭也亦必求親如穿勇如濟者乃用之奈何倉卒之際而遽與疎遠愚怯之販夫謀此哉然猶可諉曰疑似至于紅丸移官風馬牛不相

及也而當時必羅而合之日自挺之不足而繼以紅丸紅丸之不足而繼以稱制懟甚矣萬曆之季寵妃愛子猶或可號召奸邪萬一光宗有變猶可假神宗之命而爲兄終弟及之說泰昌以後福王之國矣鄭養性廢閑矣鄭妃一老宫人耳其何由知李可灼之能爲梁冀劉季述乎縱使與乎可灼而光宗有子福王可亂其世及歟則鄭妃亦何爲歟至李選侍之稱制無論承平之世必不能行縱使能行其將召福王而帝之歟福王帝選侍安歸歟選侍雖不爲熹宗計獨不自爲計歟則鄭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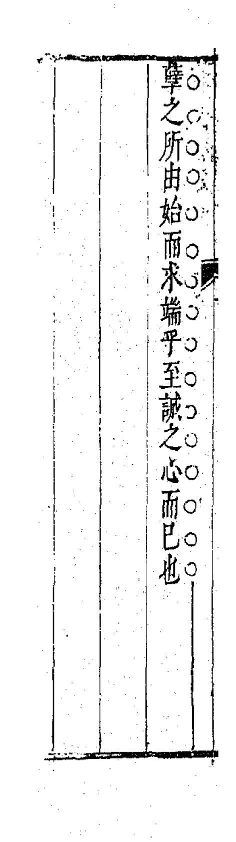
安能令邇侍歟由此觀之三案之各爲一事皎然明白而羅而合之者甚鄭妃福王也甚鄭妃福王者懟神宗也懟神宗而可爲忠光宗與熹宗也耶然而諸君子之所以得成其爲君子諸小人之終不改其爲小人者逆案之故也蓋逆案之人有三案之人故即以三案爲逆案之始以逆案爲三案之終究之三案自三案逆案自逆案三案各有是非而尚無邪正逆案則止有邪正而更無是非以三案之人而流于逆案誠無改于其子孫若因逆案而即以混三案之是非亦恐無以服後世然

則吾之爲此論也將以表君子之心而張其正亦以窮小人之辨而定其邪也

或又曰皆往事也于論之不亦多乎曰非敢追論夫往之人也賈誼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古今國家之害莫大于君臣相蒙皆曰已治而不知天下爲何物治天下之道爲何事縱有深見遠謀欲爲生民請命者而文法拘牽上下衡決雖言之亦視若故紙或朝行夕改甚且斧鉞隨之如是雖龍比卷舌而況無龍比其人乎言且不敢而況爲乎是之謂有言不敢言有爲不能爲

也明季三案之時猶可言也猶可為也神宗寬大觸諱無誅百度具存元氣尚聚其勢雖如厝火處堂而敗端未見使有至誠者悉心以圖或可扶之不至大亂而諸君子者方如揚火而恐其不速焚破巢而恐其不速燼何哉挺擊之事一刑曹主吏之所能治紅丸移宮之事一老璫宮嫗之所能辦乃不以為然而率天下之聰明盡天下之材力蝸爭蟻鬬于婦孺口舌之間抑當時他無可為者耶當時而他無可為也為此不足為者可也使當時而他有可為也何不移此而念百姓之疾苦也、

求將帥之兵籍也籌邊疆之糧餉也講求君學倡明聖道以端本原而厚風俗也不務為君子之實而務為君子之名是以人主厭之天下厭之小人乃乘人心之既厭而鼓動邪說以亂其真故懷宗初立雖少振厲不四五年而邪正淆然迨其末季朝廷凡有舉動必以閹寺陰制其間蓋君心以厭生鄙以鄙生疑疑之既久遂覺君子之無一足恃而小人之未必全非矣嗚呼天下之禍孰甚于覺君子之不足恃而欲求聰明材力于小人之中乎然則三案烏可以不辨吾之辨蓋欲觀禎祥妖


學之所由始而求端乎至誠之心而已也